



才华的来处

李白和杜甫放射出天才的光芒,这话说有什么过分吗?一点都没有。

当下人最愿意轻许“才华”,随便就把这一称誉送给某人或某些现象,比如说对时下一些胡言乱语天马行空的想象,驴唇不对马嘴的表达誉谓“神奇过人的异才”,统统不问青红皂白地封为“天才”。其实这非但算不上什么“天才”,更不是什么“才华”,反而应该看作是最无聊浅薄的嬉戏和轻浮行为。那些东西无论从文化学、诗学还是从平常的生存秩序、伦理层面上看,都是不可以通融的,这些东西只有在一个物质主义欲望主义时代才有可能被这样肯定,才有围观者和起哄者。我们从理性从传统,从任何一个健康的方向,都只能排斥和拒绝。

到底什么是“才华”,“才华”意味着什么,也许真的需要好好讨论一下了,“才华”和“自由”是一样的,都是生命本身天生具备的一种属性和能力。这种能力,它的总量,当然因人而异,有高有低,但它一不有。它由什么决定?为什么会有诸多的不同和差别?因为任何生命的形成,其过程都要由无数神秘的、不同的缘由和因素规定着。比如说同样是指“天才”,“才华”也就是“天才放出的光芒”。

可能的。即便是孪生兄弟,父母遗传相同并占有相似的天时地利,他们从性格到能力也会有明显的差异。

后天得来的帮助和先天具有的才能是有区别的,这就象我们在说李白特有的“顽皮”和“自由”,那一切显而易见是天生就有的,无论后天怎样制约,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。因为这是生命的属性。后天所学到的东西,往往要受人类行为的规范、文化的制约,那是在一种规范和系统里掌握的知识——这一切既是有用的,同时又可能伤害人的先天才能,伤害其良知良能。后天增加的能力和因素不完全是良性的,有一部分跟生命原初所具有的良知良能并不能兼容——跟创造生命那一刻的给予不能衔接,也就造成了伤害。

比如说人的辨别力、直觉力、感性把握力、向善力、通感等等,大都是先天给予的,那么后天的学习当中,增加的某一部分却恰恰会遮蔽原初的东西。人的知识增多的过程当中,先天的才能时时要被限制和约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最有意义、最大最不可取代的才能,正是生命一开始就被赋予的那些元素——这些元素常常是无测的,自由流畅的,最富有创造力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,李白和杜

正如副刊有副刊的味道,散文也有散文的味道。

这味道,很多人作过总结,还贴上标签,什么“美文”“新散文”“原生态散文”“在场主义”“非虚构”等等,各有各主张,各有各说法,大家可自行百度脑补一下。

其实,无论蹲在哪一座山头上,这味道都与你的性情一致,与你的见识一般。

一篇散文,最怕被人说没思想。没思想,就等于没力度,没深度,就等于写了一堆鸡零狗碎的平庸。而力度和深度也并非挖空心思就能得到,它来自于一个写作者的胸襟与学养,与他的精神高度一致,只能自然而然地流露。

有人评价张炜的散文,不追求美文,只强调实用。这“实用”,也是他说过的文学的“无用”,却可以安顿灵魂。

所以,我们看到“神奇过人的异才”,他看到,“这些东西只有在有一个物质主义欲望主义时代才有可能被这样肯定,才有围观者和起哄者。”

我们看到“天才放出的光芒”,他看到,“才华是创造生命时的原来赋予,它并不属于个人。”

用深刻的眼光见识本质,用通俗的表达说出事实,充满悲悯。他是在关注李白、杜甫,也是在关注自己,关注我们,关注内心世界和精神处境。

他甚至提醒和督促了我,再读作品,一定去了解一下站在作品后面的人,所谓文如其人,只有这样,才更加清楚。

现如今,有才华和“才华”的人都多,不论职业,不论年龄,若说人人都会写散文,一点也不夸张。诗你不会写,信总会写吧;小说你不会写,日记总会写吧。然而,偏偏散文这种文体

是最“见我”的,你是谁,你的散文就是谁。你的高度,就是你散文的高度。

所以,一篇散文,更怕被人说没有感情。一个人没有了感情,会怎样?一篇文章没有感情,即使文笔再老辣,思想再高深,也失去了血肉。只有触动内心深处处的文字,能随着一起哭一起笑的文字才会让人满足。

《一片落叶一盏灯》里,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定会有同感,那些逝去的人从来没有真正消失。一片叶子,一滴雨,他们的样子便会清晰如昨。

可惜,童年懵懂,哪里知道,“仿佛是两个频道,刚才悲痛欲绝,现在是生命的狂欢。”失去的已然失去了,未来的日子还要继续。成人的世界里,留下这样的淡定和不得不。

无论思想也好,真情也好,绝不会凭空而来。即使互联网活跃的年代,扒素材易如反掌,反映现实,关注内心,仍是散文一直的追求。

比如一碗小面,你不亲自一尝,怎知它“辣是紧贴口腔壁火烧火燎的辣,麻是红袍花椒斩碎的麻……”你不亲自一尝,怎会发出感慨,“冲着名人效应蜂拥而去的生鲜鲜片一过,菜品质量仍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”

小面一出,勾起无数乡情。每年这个时节,空气里就会多了一种味道——年的味道,它不似儿时那样浓郁了,却越来越明确,越来越简单,这就是家的味道,亲人的味道,团圆的味道,用心写下来,也是你的散文的味道。

编辑手记

小说世情

十年心结

□ 李伟明

星期二,吴小丁在市信访局参加每周一次的市直单位联合接访。

已登记上访的人,依次进入接访室。接待完一批批上访群众,快到下班时,又进来一人,他那浓重的乡音让吴小丁感到耳熟。细看那人,虽然胡子拉碴,头发斑白,那模样却依稀认得,这不是老家的吴天保吗?

吴天保当然没认出吴小丁。吴天保对面坐的是值班市领导和市信访局领导,吴小丁和有关部门领导则坐在两侧,吴天保注意到这么多人。

信访局领导向市领导介绍,来者吴天保,乌油县农民,上访已十年,是全市闻名的老上访户之一,基本上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来市里一次。

吴天保说话的口气很冲。他说,如果还不处理那几个乡干部,他将坚持不懈继续来信访局“做客”。

市领导是今年刚上任的,没接触过吴天保。趁着市领导看材料的空儿,信访局领导插话补充,吴天保所说的几个乡干部,由于事隔多年,有的已退休,有的早就调到其他单位任职,有的则根本不在于市里工作了。市领导浏览过了材料,又听信访局领导这么一说,感到很为难,只好口头安慰吴天保几句,表示将督促有关部门和县里尽快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,好说歹说把吴天保先劝出去了。

吴小丁觉得奇怪。说起吴天保,他以前还是比较熟悉的,在村里,那是一个相当忠厚老实的人,也是个宁可吃亏、不愿多事的人。就这么一个纯朴本分的农民,怎么会成为市里信访局挂上号的老上访户呢?

吴小丁是个重乡情的人。他看看接访快结束了,瞅个空子,借口上卫生间,先走一步,出了信访大楼,追上还没走远的吴天保,请他到附近小店一起吃午饭。

吴天保很高兴能在这里遇到老乡。他说,早就知道吴小丁从部队转业后到市里工作,但自己不愿给人添麻烦,知道在单位上班的人不自由,所以多次来市里也就没找吴小丁。

吴小丁和吴天保边吃边聊。吴小丁最关心的当然是吴天保怎么成了“上访专业户”。

吴天保叹一口气,“说来话长。”接着,他把自己十年来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

原来,十年前,乌油县鼓励农民发展果业,并出台政策,免费给农民配发相关果苗。吴天保看大家都种李树、梨树、桃树,

便别出心裁种杨梅。那天,他专程来到乡政府询问能否提供杨梅树苗。不料,接待他的乡干部不知是心情不好还是怎的,出言不逊,让吴天保很扫兴,忍不住顶了一句:“难道你们的政策就是忽悠老百姓瞎跑腿的?”结果,这话把那个干部也惹火了。干部冲他吼道:“就是有也不发给你!看你这人呆头呆脑的,就是不配致富!”吴天保受了侮辱,便说要找领导评理。那干部硬邦邦地回他一句:“你有本事就去告吧!你要不告就是孙子!看你个泥腿子能告到哪里去!”

吴天保本想说两句气话就走,听他这么一说,没办法,只好赌气找乡领导。更没想到的是,连续找了兩名乡领导,他们都不是打个哈哈,根本没把这当回事。回头一看,那个乡干部更得意了,还朝他挤眉弄眼呢。

吴天保咽不下这口气,干脆到县政府去告。可是,县里把信访件返回乡里,让乡里妥善处理,乡里还是不当回事。那个乡干部看吴天保“小题大作”,更是见面就嘲笑他自不量力。在他的“刺激”下,吴天保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访。结果,几个回合下来,事情仍没结果,他却被人称为“上访专业户”,名声越来越大。发展到后来,每逢重大节庆,乡里还专门派人盯住他,不让他离开村里。为此,他已几次被限制自由,成了村里的笑话。

就这样,为了争这口气,吴天保只好一有机会就上访,一直到市里、省里。十年来,他付出了不少时间和钞票,最近几年,尽管有时乡里为了稳住他,给他一点经济补偿,他还是因为没得到乡干部的道歉而不甘就此罢休。为此,他也变得不配合政府的工作,喜欢和政府顶嘴。比如,村小学扩建,要征他家一块菜地,他死活不同意,让学校施工延迟了好几年。更奇怪的是,到了后来,要是几个月不去市里跑一趟,折腾一下,他心里还有点不自在、不舒畅……

吴小丁没想到,就这么一个由头,也可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,把一个人“培养”成“上访专业户”。他想,如果能够预料到事情的发展,当初乡里的干部只需给吴天保一个笑脸,不就轻易地把他那个心结解开了?可为什么在很多时候,有些人就是不去用笑脸浇灭生气的火苗,反而为它添了一把干柴,把它点燃了呢?



读史札记 ·也说李白与杜甫

我们常常在阅读李杜的时候生出声声叹息,认为他们是不可企及的天生之才。也就是说,我们并不认为他们神奇想象力,他们构筑诗章的能力能够从后天学来。无论那些研究李杜的学术文章从现实中找出多少根据和原因,说他们如何努力,环境如何帮助和影响了他们等等,也还是不能完全将我们说服。

比如有人会研究唐朝的政治与经济,还有文化和宗教,更有这两个人的经历、家族渊源等诸多因素。可是这些条件同样加在了众多的唐代诗人身上,也同样给他们留下了痕迹,帮助他们,却不能将他们变成我们所看到的李白与杜甫——鬼斧神工,变幻莫测,邈远无边。这或许不是人力而是神力,不是学习所得而是天生成就。

什么是“才华”?这大概不能等同于“能力”,“才”是才情,“华”是光华,是放射出来的耀眼光芒。任何事物一到了放光的地步,就不再那么现实感和物质化了,而往往成为很神秘的让人恍惚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总是相信“才华”和“能力”有所不同,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大概是不可以分析论证的,也不可以从后天得到。如此说“才”字其实就是指“天才”,“才华”也就是“天才放出的光芒”。



流年碎笔

太阳从空荡荡的原野上坠落,渐渐坠进了地平线。夜色弥漫开来,天上的星子,闪烁着奕奕的光芒。整个村子被夜色吞没,浓郁的黑暗统治了一切,偶尔有几声狗叫,划破村庄的静谧。

忽然,一盏高高挂起的汽油灯亮了,在院子里散发出白炽的光芒,那灯光太强了,仿佛整个村子都被照亮了,看得清远处的胡同、瓦房、麦场和草垛。院子里,早已聚集了大人和孩子,灯亮的一瞬间,孩子们都不敢睁眼看。

吹鼓手们端坐在八仙桌旁,桌上放着一大一小两支唢呐,两位吹笙的乐手已经将笙放在嘴边,敲锣手手腕两个明晃晃的铜饬铉。人们的视线从汽油灯转到八仙桌,静待吹鼓乐响起。片刻之后,笙和镲突然鸣响,吹笙者将手中的“笙”在嘴边吹了一口气,乐管里发出好听的声音,婉转悠扬,镲发出金属一样的声响。夜风将这几个短暂的乐音送出小院,送到院子里大杨树的枝桠之间。乐音停了,复鸣;又停下来,复鸣,仿佛是一种试探,一种合奏的前奏。不一会儿,鼓乐齐鸣。那位手持大喇叭的吹响了洪亮的音符,加入到合奏的哀乐之中。

在一片升起哀乐声中,哭声响起。那哭声从设在堂屋的灵堂里发出,从设在院子里的灵棚里发出。灵棚里有供桌,摆着大鸡、大鱼、猪肉、馒头、水果。闪烁着神圣的光芒,仿佛不是人间的食物。供品的后面,立着死者的遗像。每逢吊唁,祭奠者前来,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们,就在哀乐中放声哭泣。

哀乐声传遍了整个村庄,院子里聚拢了越来越多的人。村子里每逢老人故去,几乎全村的人都会赶到丧事局上,有的忙丧事,有的观看。

仪式的庄严、繁复与嬉戏、娱乐同时上演。

吹鼓手营造出种种氛围,为逝者而哭,为生者而歌。时而缠绵低泣,哀婉悲痛,时而捶胸顿足,痛不欲生;时而追念生者,思念绵绵。《哭五更》、《哭皇天》、《青天歌》、《一枝花》等哀乐,具有极强的感染力,让围观者沉浸在惋惜、伤心、思念和不舍中。

我大概五岁时,随父亲参加了五爷爷的葬礼。那时,吹鼓乐笼罩在院子里,我看着吹鼓手的腮帮子,鼓起来,吹得慷慨激昂,凹下去,吹得长夜呜咽。看着熟悉的人们,长跪在地,俯下身子,带着白色大头帽子的近邻,在灵堂和灵棚里齐刷刷地磕头,泪水长流在铺满麦秸的地上。我的内心被一种莫名的难过攫住,五爷爷常在秋天给我打枣吃,还送我甜丝丝、脆生生的梨子。如今他死了,胡胡里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。我不得由哇哇大哭起来,又想到,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死,如果父亲死了怎么办,我哭得更伤心了,紧紧抱着父亲的大腿,断断续续地说,五爷爷不要死,大大也不要死……父亲伸出大手,擦去我的脸上的泪滴,安慰我,别说傻话,大大不会死,大大会一直陪着你,大大不会离开你……

一阵风吹来,院子中的大杨树,扑簌扑簌地落下许多树叶,金黄色的树叶,在耀眼的灯光下格外惹眼。有一片大叶子落在我的头上,凉凉的,带着一滴水,滴落在我的脸上。父亲取下那片大树叶,对我说:看,长长的叶柄,拿着玩吧。

可就去年底,说过不会离开我的父亲走了,永远地离开了我。一天晚上,走在城市的人行道上。寒风凛冽,有一片法国梧桐叶子被风吹落,紧紧贴在我的脸上,那种寒意,带着死亡的气息,从岁月深处透过来。我取下这片树叶,在昏黄迷离的路灯下,仔细端详,过往的记忆潮



微语绸缪

据钱钟书的理论,吃了个鸡蛋觉得还不错的话,实在没有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,而现实中的情形往往与之相反:当某只著名母鸡为广大群众所衷心爱戴,不少人偏偏要见它下的蛋。比如孟非,和他的蛋。

“我有一个梦想:在我家附近开一家正宗的重庆小面馆,能摆七八张桌子的那种,只卖小面,夏天增加一个凉面,两个目的:一,让生活在南京的重庆人吃到家乡的味道;二,自己吃。”客居金陵的重庆崽儿孟非不止一次表达过自己的小心愿。这个冬天,他真的把面馆开进了南京城,而那小店也真的只有8张桌子。

出差抵南京第一晚,好友以托儿的精神一再煽乎,要我去吃吃名人的面。起初并未上心,直到他派人次日一大早赶往面馆所在万达广场,我才意识到形势之严峻。还真想一尝了。

去占座的小户姑娘,皮肤白皙,乖乖巧巧。头晚专门研究了攻略,商场一开门即随汹涌人流狂奔而上,遇人打听“孟非的小面

一片落叶一盏灯

□ 刘宜庆



摄影 旦旦

涌而来,生死在这一刻对接。

还是那个晚上,高高挂起的汽油灯下,吹鼓乐进入表演的时刻。仿佛是两个频道,刚才悲痛欲绝,现在是生命的狂欢。吹鼓手们使出了看家绝活,只见吹唢呐的大汉,把唢呐插入鼻孔,用鼻子吹唢呐,嘴里还悠闲地吸着香烟。就在围观的人们看得兴致正高的时候,忽然,嘶嘶作响的汽油灯的灯罩脱落,院子里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随着黑暗的降临,吹鼓手们的演奏戛然而止。孩子哇呀呀地哭起来,一个比一个响亮。听见丧事局上的管事者,大喊大叫,赶紧找会点灯火的,换灯泡。此时,我听到,有人叫我父亲的名字。

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,汽油灯被取下,父亲熟练地给汽油灯换上石棉网做的灯罩,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,点火,让灯芯慢慢燃烧,调节灯光的亮度。父亲在联想中当教师,每当学生上晚自习时,都用汽油灯,父亲是掌灯者,对这些步骤非常熟悉。专心点灯时,一群人围观,父亲一点也不紧张,一气呵成。汽油灯重新绽放光芒,发出嘶嘶的声音。

那一晚,吹鼓手们的演奏,一点也没有受到汽油灯脱落灯罩陷入黑暗的影响。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,他们一一亮出绝活:“火烧葡萄架”“二龙戏珠”“双龙吐须”,阵阵喝彩声中,男女老少欢呼起来……

小面不小

□ 白瑞雪

在哪儿”,差点谎称“5层”,然后自个儿径直冲到3层。满以为怎么也拔了头筹,跑到店门口才见黑压压一群“体育健将”已率先抵达。领取号码,201号——是的,吃个面竟须依号入座,竟有黄牛倒号!

好面不怕晚。排队近5个小时之后,我们终以此生最大耐心吃到了孟非的小面。牛大的土色碗,分量不多的面条,一片桃红柳绿。辣是紧贴口腔壁火烧火燎的辣,麻是红袍花椒斩碎的麻,辅以老姜、榨菜、花生、蒜末,与飘香重庆街巷的小面相比形神皆似,可打80分。户姑娘连连叫辣,口味颇重的我也不得不以酸梅汤中场休息,江南本地人哪堪此口?显然,这小面不为随波逐流,只求款待乡人。吃食也是可以坚持原则不为斗米折腰的,我喜欢。

又要了汤面,红糖糍粑。来时饿至扶墙而入,那时也是扶墙搵而出去。只向那青春貌美服务员索空碗一枚时,对方却羞涩道歉:全店只有20个,别的,还在上海定做中。

这才有力气打量开张不足一月的小

店。长桌长凳,木筒插把筷子,是四川老馆子的作派。加上沿墙一溜单座,容量不过五六十人。外人说孟先生饥饿营销,可想他也是不得已;再念及商场昂贵房租,28元一碗的面算是对付得起等待了。

百度百科定义“小面”:重庆本土的一种低价位美味面食,多出现于路边摊、大排档;小面都是辣味的,面条有嚼劲,配以水烫青菜。

由此可见,“小面”即重庆小面,不是山西陕西河南小面,不是地球上任何一处的。小面这充分体现了业界翘楚霸道的话语权。如同我们说“乒乓球”,基本上就是指中国人在各种大赛中垄断奖牌的该运动,反之而言及“足球”,则肯定不是指中国国家队玩的那个东西。

小面何以称“小”?我特请教两位正宗重庆人士。作家姜汤答,普通、市井谓之小,就像常说的“小菜”,诗人二毛答,小者,无辜也。无论何解,与兰州牛肉面、岐山臊子面等“大面”相比,重庆小面首先在名字上“低到尘埃里”,与川渝人不逐高大上,但安

甫的不一样就在于,李白所表现的诸种才能之中,先天的成分似乎更大一些。李白许多超绝的诗篇,一些句子和意象,如“但见悲鸟号古木,雄飞雌从绕林间”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”“月既不解饮,影徒随我身”……仿佛是随手抛掷的千古绝唱,却有十分奇异的思维,得来全不费工夫,不事雕琢之功。这给人的强烈感受就是“天成”,而不是青灯黄卷所得。这种敏感力、表达力和幻想力必是天生具备的,学是学不来的。凡是大才华真的让人有一种天生如此的感觉,这样说并非虚妄和夸张。这作为才能的一部分,恰恰是最重要的部分,也最可珍贵。就艺术表现来讲,如果不任由这部分才华得到淋漓尽致地表达,那么不仅可惜,而且还一定会别扭局促令人不快。

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追认,会觉得所有的过分炫耀和看重个人才华者,都是极其浅薄的。因为说到底这才华是创造生命时的原来赋予,它并不属于个人。如果一个人连这点自觉都没有,总是无限炫耀并时不时地骄傲起来,那将是浅薄的,而且他自己也会受到伤害。因为看起来一个人只是在做一点,其实却反映出他对生命本身的觉悟水平。

非常文青

冬藏有道

□ 杨崇滨

冬者,万物收藏也。每当冬天来到村庄,家家户户便都忙着冬藏。约定俗成的,既是自然规律,也是养生原则。世间万物“春生,夏长,秋收,冬藏”,待北风卷光树上的残枝败叶,等千山鸟飞绝之时,“藏”,显得尤为重要。

乡亲们深谙冬藏之道——该收的收,该藏的藏,该储的储,该备的备,有典藏的喜悦,有殷实的满足,有积蓄的动力,有肇始的期盼。

晒干的稻草总要在第一场冬雨雪来临之前,在房前屋后被乡亲们垒积成稻草垛——不论贫富,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。眼神中分明流露出满足,充实,仿佛放下了一桩心事;耕作的粮仓有了,数月的柴火有了,暖意融融的冬天有了……

储藏过冬,最是不可或缺。有条件的就挖个地窖,将萝卜、土豆、红薯等放将进去,用上土覆盖,以保持保质;没条件的,则直接在院子里或者厨房角落。在我们老家,每家基本上都会种萝卜。冬天一来,家家基本上都吃萝卜,待客,也是如此——一壶酒,一盘萝卜丁,从黑夜喝到天明!日子,嚼得津津有味。

日上三竿,墙根处,三五妇女凑在一起飞针走线——别看她们嘴里东拉西扯,没几日,一件件漂亮的毛衣就流水般跑出来了,一双双无需量量的鞋垫就缝制好了,一只只或蓝或红的手套就大功告成了。它们去哪儿了?老人的身上,丈夫的脚上,儿女的手上。原来,她们织着织着,就把一家人织在一起了。

这时的农具呢?该收拾着入库了吧!把挂在门后的镰刀斧头找来,在庭院边的磨刀石上磨一磨,拭一拭,上一上油;从墙角把锄型耙铲找出来,敲一敲,打一打,修一修,补一补,明年开春拿得出,使得开,听得使唤哩!

收拾农具顺手就完,收藏种子马虎不得。记得母亲每年都会把那些丝瓜籽啊,扁豆籽啊,在阳光下晒好,然后用瓶啊罐啊装好,或用纸啊袋啊包好,嘴里还不停地默默念叨着:“安安稳稳睡一觉,明春醒来,大地就是你们的舞台——难道在母亲的慧眼里,已然发现藏在冬天里的春?!”

从村庄的冬天走来,把见过的一切关于“护佑”“养育”“准备”的辞条收藏起来,把听见的一切关于“藏物”“藏身”“藏爱”的词语收藏起来。冷冬有积攒,何来世间的严寒与荒芜?!

冬不藏,春不长。冬天可以冻结土地,却冻不住万物迎春的生命——正如薄冰下的水流,叮叮咚咚波动着,唱着欢快的歌谣……

闲散乐的小日子极为贴合。

熙熙攘攘,皆为明星光环。不过,演而优则厨,其实是无风险的,强大的粉丝经济看上去却控制不住他们的胃,也能控制住他们的口,但一旦遭遇不可预知突发事件比如食品安全问题,大众剥下皇帝新衣的快感很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危机蔓延。所以,冲着名人效应蜂拥而去的新鲜劲儿一过,菜品质量仍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我认为,马斯洛的需求层级里越是底层,越能带来更大成就感。否则,难以解释功成名就者为何还要进军辞辛苦与风险的餐饮业。或者说,孟非们不甘于仅仅在精神文化战线上为人民服务,非得把自个儿跨界成两个文明一起拼搏的劳模。

假如不再为生计奔波的未来某年,我也希望开一家小店,一家红通通油腻腻门庭若市的火锅店。孟非似乎仅在开业日现身他的店,而我会时常小坐我店门口,沏一杯青城雪芽,慈祥地看着食客们为求一座而焦灼,而翘首,而期盼。

就是舒坦。